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氏春秋鑄二卷

〔明〕陸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春秋錄疑十六卷

〔明〕趙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九

春秋國華十七卷

〔明〕嚴訥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活字印本

二三〇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徐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嘉慶中刻浦城遺書本

五八六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二卷補遺一卷

〔明〕傅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日殖齋刻本

六四二

左氏春秋鐫二卷

〔明〕陸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春秋

鐫二卷》提要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
左丘明受之為著傳云余以為非也左
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
意所存乃往、卑淺不中於道或為奇
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
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為之不得與仲
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
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乎疑陋儒
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
秋鐫以曉始學者令觀擇焉

陸粲題辭

左氏春秋鐫上 凡五十四章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左氏春秋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嬖孽之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也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其辭而遠於理也每如此矣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鐫曰陳侯傲鄰而懷諫以取敗則信有罪矣雖然不有彊大諸侯過惡且什伯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屏入

之

桓公

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諫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器違不忘諫之以德

鐫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劇之譏觀社非異國事也乃其子孫未

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蓋與春秋相終始周內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傳會爲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師

成于曲沃

鐫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

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

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爲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公

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鐫曰言復惡者謂己爲君所惡又加弑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戮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鐫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

春秋以來何國蔑有吾未見其能爲禹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鄆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

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
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鐫曰子頽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
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
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
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鐫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
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
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瞽史賤人
所為抑好事者覩其成敗而追合之云
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習尚固
然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弗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
事則可蓋春秋之士惟二子為知易

僖公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憤
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
對曰云云失忠與敬何以事君退而賦曰
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鐫曰士蔿之對皆游辭也夫曲沃與蒲

屈城而三子見疏晉始兆亂蔿者獻公
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盍諫止焉既受命
以興事矣弗慎而寘薪若將有為也及
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拆讒璧
之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
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蔿
固姦人之雄内存寵祿而外恤公議姑
為是以自說於衆曰吾亦嘗諫之云爾

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爲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薦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雋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爲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本義錄上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鑄曰昔之儒者以爲雷霆陰陽之怒氣物有適然值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焉主之而誅罰罪慝則野人蚩妄之言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爲書不已駁乎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鑄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繫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爲請而復之卒以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國之大誼也

本義錄上

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潁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鑄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祗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

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
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
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為賢然大臣
之誼貴居正若夫師細行忽遠謀愛一
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
小道也為賈譏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

九

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
國以速富貴雖陷君於大惡弗恤矣或
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
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
大故容為權是吾所不識也廬蒲癸謀
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其
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
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
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鐫曰韓非子之論至矣韓非子曰寺人披之言直飾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懼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披之不貳何如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

十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二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
云
鐫曰親二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
為次彼所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
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
尤不然夫周公之篤於懿親也豈必有
為二之哉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鵠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

春秋鐫二

焉今舍是而區區於服之不衷是譏未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鐫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為善言而以詐諛終之曾不若子犯之語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三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春秋鐫一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鐫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顯

顯祁瞞舟之僑

鐫曰夫祁瞞舟之僑之戮吾不暇論若

乃魏犢顛頤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賞之死可也東甬踊躍其為禮於君者幾何而犢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頗矣以是視於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戰于後秦三帥公以夫人討言而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敢不自討平免冒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鑄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

春秋卷十

幸

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於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為軍帥往遺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為勇乎

文公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光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鑄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為之謀亦曰強為善而敬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重得罪焉既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於越

國而謀哉君子以為古吾以為非古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

春秋卷十

十四

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曰吾與女為難曠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鑄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曠對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鐫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褻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

太史公

主

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繆若此

秦伯伐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

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

者觀於此尤信

孔穎達亦云此傳計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

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指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揮註此辭

將以媚世耳

太史公

主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鐫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

曷不於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

而出夫方復親揚其先人之惡於鄰國

是夫也魯之負販者宜嗤之孰曰以為

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庚丘皆死

鐫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
於禮夫其恥一夫之讒至於殺身以自
明可謂有犬馬之決矣未可謂立節也

太公金匱

卷一

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
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
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奔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異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官而
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

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
日之事我爲政與八鄭師故敗君子謂羊
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牂即羊斟曰子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太公金匱

卷一

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
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
也執而戮之其讎曰不可元也詭言逸
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鑄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為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_二而為之備哉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於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觀矣聖人

金縢卷上

七

之為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啟鑄也

墨子云

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會于橫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鑄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媮媚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_二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

金縢卷上

三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鑄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翫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

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
覺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
林父雖復用衣。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
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
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
則非將之罪也。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懷必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

國謀之何以不亡。

鐫曰。居魯而言魯樂亦夫人之恒情耳。
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
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曰謀人人
亦謀己。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
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術。

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
祇二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

鐫曰。夫獲狄土未足以揜邲之敗也。矧
不競於楚而取償於狄。雖捷有功。君子
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
受千室之資。無怍色焉。羊舌子又肆言
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郤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乃請老。郤獻子爲
政。

鐫曰。夫范子之傳政於郤子也。爲其怒
邪。知其怒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

使逞志焉雖債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爲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於何有身之不能忘則所爲利其君者淺矣彼懼卻子之偏而先避諸其逡巡退遜自爲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鐫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吳怒東門遺

陽畢造謀欒逞族陳豹獻佞闕止誅卒皆以闕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鐫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特楚人者之讒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